

左傳眞僞與上古方音(上)

語堂

上篇 三傳方音異同考

1. 左傳眞僞問題

2. 珂羅偈倫的貢獻

3. 三傳方音的研究

4. 公羊左氏聲母清濁的轉變

5. 公羊左氏唇音輕重的轉變

6. 公羊左氏聲位輪轉公例

(格林姆公例)

(附) 釋文依異文改音 足爲憑說

下篇 三傳方音地理考

(1)

左傳眞僞與上古方音(上)

7. 聲變地理考

8. 論左氏國語同一方音

9. 論公羊確係齊音

10. 陸法言燕趙重濁說

11. 證穀梁廢疾

12. 結論

一 左傳真偽問題

瑞典哥特僕備大學教授珂羅備倫先生 *Bernhard Karlgren* 著左傳之真偽及其性質一文，經陸侃如先生譯成中文，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月刊第六，七，八號，衛聚賢先生又做一篇跋，也登在該月刊第七八號。上海新月書店將此二篇集合出單行本，又請胡適之先生做一篇提要及批評的序文。珂先生原文，我未看見，而因為這年來政治掣掣，交通斷絕，直到新月書出，我始得窺見這討論的內容。珂先生是切韻專家，對中國音韻學的貢獻發明，比中外過

去的任何音韻學家還重要，這回又以文法比較方法，證明左傳之特殊文法組織非公歷第一世紀人所能作偽，又證明此文法組織與國語最近，而且與魯語不同，所以該書不是『魯君子左邱明』所做的。衛先生否認珂先生一小部的文法證據（即否認『於』『于』用法有方音關係），而同時主張左傳非山東人所做。胡先生申珂駁衛，承認珂先生方法上的大貢獻，又對於左傳年代及珂先生所引『於』『乎』『若』『如』等用法加上解釋及評判。因為左傳真偽問題，正是劉逢祿以來今古文家所爭的懸案（康有為雖死，章太炎却未），所以這討論自然要引起我們特別注意。

(3)

我們于未討論之先，須先認明左傳真偽問題，及今文家所謂劉歆『作偽』的性質。胡先生已經說過『中國學者如劉逢祿，康有為等人說左傳是偽造，不過是說劉歆把國語的一部分與春秋有關的，改作春秋左氏傳；或是說當日原有一部左氏春秋，劉歆取出一部分做了春秋左氏傳，剩下的部分做了國語。』這問題中實有包括（一）左氏作者問題（二）古本左氏性質問題及（三）今本為劉歆所竄改附益問題（按竄改與偽造不同，如梅賾之偽造古文尚書）。第一左氏作者問題，現不易證明，最多不過做一種猜擬，而當然可由第二問題的解決得相當的臆測的暗示。證明今本有劉歆竄改割裂顛倒附益之跡（第三），也不是便證明今本非周末

(4) 史料(關於這一點現代學者一致，惟平常讀者容易致疑，所以特別說明)。我們最好把這些主張用劉逢祿自己的話簡括的敘述如下：

(1) 左氏的書，本不是春秋的傳(即漢博士所謂『不傳春秋』)是單獨記事的書，是周末流行各種春秋之一(如孟子所謂，乘，檮杌，春秋，墨子所謂百國春秋)。劉氏據史記十二者侯年表叙左氏不稱傳，而稱左氏春秋，日與虞氏春秋，呂氏春秋，鐸氏微並列，斷定『春秋左氏傳』的名，是『劉歆所改』。又據漢書劉歆傳的話，謂原來講左氏的人只『傳訓故而已』，到劉歆治左氏始『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所以以左氏比附春秋年月，是劉歆所為。

(2) 左氏不是與孔子共觀魯史又與孔子同好惡的論語的左邱明所作，而是另外一失明的邱明所作。此位邱明是『魯君子』，(據史記說)，但不是孔子弟子，也未嘗口受傳指，大約也非與孔子同時人。『論語之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其親見夫子或在夫子前，俱不可知。若為左氏春秋者，則當時夫子弟子傳說已異(按，據史記語)，且魯悼已稱諡(按即去『獲麟』五十年)，必非論語之左邱，其好惡亦大異聖人，知為失明之邱明』。(左氏春秋考證卷二。)按此條在舊派的經學家，頗足損左氏的尊嚴。

(3) 古時的確有左氏春秋，即太史公所見的真本，「但以春秋論，則博士所見，左氏春秋即太史公所見，古文春秋國語，東萊張霸亦見之。是真本也」。故博士抱殘守缺，恐失其真，若左氏春秋，非出孔壁，民間亦有，但非引文解經，轉相發明，如歆所托之章句義理淺陋名爲春秋左氏傳者耳」。劉氏又說：「武帝時，秘府固有周官，左氏特武帝所不信，而太史公所見左氏，又非今本耳」。俱見劉氏考證卷二。逐條駁語，見章太炎春秋左傳讀敘錄。

(4) 今本係左氏『附益之本』，是經過劉歆比附春秋年月，顛倒改竄，改亂舊章的。『今本左氏書法及比年 依經飾左，緣左，增左』是劉歆所附益。

(5) 左氏的師承也頗有問題。此條于舊式經學家，也極重要。劉氏說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所載詳明的左氏傳授錄，是兼采偽川錄及漢書儒林傳集合而成。其實像漢以前之鐸椒，虞卿，荀卿，漢初的張蒼，賈誼，張敞等，都是看過左氏書，而不從左氏說——這可以由他們的著作看出來。東漢初，范升說左氏『師徒傳，又無其人』。劉歆託之名臣大儒，是要表明左氏淵源有自，故意抬高左氏的身價。

這是劉說的大概。至于劉歆竄改國語的話見康有爲偽經考。康氏攻擊古文全部，不但所

(6) 有的今本古文都是『賈』的，而且孔壁本來就是『虛』的。在他攻擊偽經中，尤以左傳首當其衝，因為這有關於孔子惟一的著作春秋一書。他說『蓋五十四篇（按即劉向所分之新國語）者，左邱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大半凡三十篇以爲春秋傳，於是留其殘賸，掇拾雜書，加以附益，而爲今本之國語。故僅得二十一篇也』。（偽經考卷三上，頁三十二。）

在于我們討論這問題的旨趣，却略與素來的今古文家不同。左氏是『孔子春秋傳』便如何？不是『孔子春秋傳』便如何？傳經便如何？不傳經便如何？左氏是魯君子左邱明作的便如何？非他做的便如何？什麼『口受傳指』，臭書法，迂義例，日月之例，災變之說，都不及斯密亞當一本國家的財富于我們有精神上的接觸。我們所要考的眞偽問題，只是通常讀書人對於書本的作者，性質，方音，板本應該想知道的一點平常義務。如果考出的是眞的周末史料，雖非微言大義，臭書法，歪義例也無妨；如果考出他果以記事記言的傳奇式的『國語』傳說，戰勝了迷信災異依意竄改刪削事實諱此諱彼的斷爛朝報式的王者之事聖人之志的春秋，也不必學康有爲烏煙瘴氣的嚷着『六經顛倒，亂于非種，聖制埋瘞，淪于雰霧，天地反常，日月變色……中夏蒙難遘閔，乃至此極！』

不！我們可以欣然發見在左氏書中保存着古代民間傳說（即『國語』）一部不知作者名

氏的巨著，而同時只留着一些好言災異『卒日葬月』『有罪時，無罪月』『爲尊者諱』『爲中國諱』放誕不經，馳騫小節，精神頹廢，Alexandrine式的訓故，及忠臣孝子式的義法，送給春秋。

二 珂羅倭倫的貢獻

珂先生以歐西考訂學的方法，研究左傳真僞問題，在中國考訂古書史上可謂開一先例。這是根本承認語言不但有歷史上時間上的不同，而且有地理上空間上的不同，在文言未結晶標準語未成立時期，一切的稿本都含着方音性質。時代愈古，方音的成分愈多。所謂古字通假，就是方音的遺跡。漢以來通假漸少，就是言文歧異，文字不能隨方音改易的憑據。照這樣講，上古用字不離方音，古書的方音成分也最多，所考訂古書的第一步基礎工作，就是在可能範圍內考訂牠的方言出處。不但中國古書如此，無論何國的古書古寫本都是如此。

7) 所以胡先生說：『這是用文法來研究來攷證古書的初次嘗試。他的成功與失敗都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序頁十四)

因爲珂先生用這新的方法，所以得到左傳文字語言上的證據，而有兩樣的大成功。胡先

左傳真僞與上古方音(上)

生說：

(8)
『故我以為珂先生用左傳的特別文法組織和「魯語」比較，證明左傳的語言，自成一
個文法組織，決非「魯君子」所作——這是他最大的成功。其次，他因此又證明左傳
和國語在文法上最接近，這是他的第二成功。』（序頁三十七）。

劉逢祿諸人只能斷定左傳非論語的『左邱明』所作，珂先生却能再進一步證明牠不是『魯君子』所作，所以太史公的『魯君子左邱明』六字完全推翻。生于漢初離左傳作者最多三百左右年的司馬遷所『猜』錯，反為生于二千年後的珂羅倂倫所矯正發明，我們不能不慶祝新的方法的勝利。

我以為最重要的、珂先生證明左傳的語言有前後一律的特殊的文法。而這文法的幾微玄妙處，在用者已屬不自覺，決非第一世紀時人所能偽造。珂先生所考的專屬虛字的使用法，而此中最妙的有兩點。一是『如』『若』的分別，左傳表示『像』的時候只用『如』，表示『假如』的時候，全用『若』。一是『於』『于』的分別：解做『對於』的時候用『於』（『言於齊候』），在地名之前用『于』（『遂田于貝丘』），在其他解做『在』，『到』時候，就『於』『于』並用。這個『如』『若』的分別，及『於』『于』的應用的區別，到

周末已經混合，所以決非劉歆所能覺察或虛構。自然我們知道珂先生只說證明左傳文字是此虛字分別用法尙未混合時代的方言，而非劉歆自做的文章，但是不能證明劉歆未嘗析開左氏以附經文，而且珂先生也指出後人竄入增改之處（文十七年及成十三年，見頁六十四）。

珂先生這種虛字用法的區別，也許有人要致疑，因為未明這種用法的區別，雖在用者全然不覺，却是語言上常有的事實。如『若』『如』『作』『像』及『假使』二義的用法，不但古語有分，今語也有分，而且意義每每互相關連轉變。例如今語『比如』可作『像』及『假使』二義解，而『比方』却只能做『假使』解。假使再三百年後這『比如』『比方』已經混用，再兩千年後的小學家也可以據此證明有分別用法者是二十世紀而非二十三世紀的作品。表此二義之字每每互相演化，如官話之『像』字及『倘』字就是一語之轉（與『單』『禪』略同）。英文有 *as*，又有 *as if*；德文有 *als* 又有 *als ob*；英文『像』語 *as* 又解作『之時』而德文『之時』語 *wenn* 又多解做『倘使』解；英人操德語者，每將 *als*，*wenn* 誤混。這些都是『倘』『像』用語相連，而雖為不諳熟其語者所淆混，却有固定清楚的分別界限的證據。

至于『於』『于』不同用法，也可由今語得着證明。左傳『於』 *supra de Vis-a-vis*。即白話之『對』『對子』，而『于』在地名前，即白話的『在』（『晉君宣明其德於諸

(10)

侯』就是『對諸侯宣明』，而『敗宋師于黃』就是『在黃的地方』。此可見這種分別是中國文法裏所有。左傳分之，不足爲奇。現代文言尙有『於』『在』的分別（於某日，在某地），如『訂於月之三日在大東酒樓討論對日經濟絕交問題』，或『開關對日經濟絕交之談話會』。倘是說『訂在月之三日于大東酒樓』便是不通文言，（于可兩用，在却只限于地）然而我們用的人少有明白注意這一點，而在白話，此兩字的分別，已經泯滅，而爲『在』字所戰勝（在某時，在某地）。至于左傳于在地名之前（城名，國名），及『於』『于』混用在通常名詞之前（『殺孟陽于牀』，『夜至於楚軍』）不分動靜，似乎分的特別，但是普通介詞用法本來特別，在一語言用者所覺必分，在他語言的人並不覺有分之之必要。法文也不分動靜，dans指『在內』在『入內』二義，英文却分用in及into二字。法文以à用在城名之前，而en用在國名之前（à Paris ; en Chine）且不分動靜（rester à Paris住巴黎，arriver à Paris到巴黎，英文『在街上』，『床上』用in，而『在火車中』反用on也都容易被他國人弄錯。臘丁文于dative格（『爲』『給』）之外，又分出ablative格（『經』『由』），有的語言還有更詳細的分別。所以左傳這種分別，不足爲奇。也許在名詞之前，所謂『於』『于』混用，實含着更詳細的用法區別，凡關係較遠的用『於』（『對』），較近的用『于』

(「在」)。這都要憑說話的人的心理而斷。

「於」「于」古音不同，

「於」央居切魚韻影母，珂氏分析字典作ㄩ。(隋音)

「于」羽俱切虞韻喻母，珂氏分析字典作ㄩ。(隋音)珂氏註上古ㄩ母

影母聲門關閉，喻母係英文的摩擦音(國際音標)或合口成「于」的摩擦音，如法文 z 之三(國際音標 z)而且喻母依珂氏說代表上古所有，後來喪失之 z 等母(見分析字典導言。

此文極重要。堂按：並代表上古 z 母，因喻母字「羊」「夷」「余」「弋」自身及所諧聲字都有 z 音的痕跡。)魚虞在段氏十七部中與模合爲一韻，孔廣森分魚模爲一部，而併虞于侯，段氏自己承認他的精當，是魚虞的分別甚明。衛先生反據錢大昕一句「于於兩字義同而音稍異」及「古音無影喻之別」的話，便說「于於同音」，未免失之潦草。

胡先生指出詩經中十四條用「於」地方，十三條是跟「我」「女」「焉」連用，並且假定這許是因爲語音的關係。我們不知這「於」與「我」「女」的連帶是否由于語音關係的緣故。

(11) 如果是，也許是因爲「於」字魚韻與「女」(語)「我」(哥)較近，而「于」字虞韻音自不同。

『我』_{我韻}，隋音 *uŋa*

『女』_{語韻}，隋音 *niwo*

『於』_{語韻}，隋音 *awo*

『于』_{虞韻}，隋音 *ju*

三 三傳方音之研究

珂先生以七項虛字用法證明『左語』與論語孟子的『魯語』不同。我們自然應該對於左傳的語音，也有一番的研究。春秋三傳傳文每有出入，而以地名人名為尤甚，這是考證三傳語音異同的最好機會。上古用字不離方音，上端我們已經說過，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凡古書都有濃厚的方音色彩，要在我們能用適當方法去考求他。如照這條立論，我們也可以斷定春秋三傳必含有不少方音的色彩，而這種色彩在通假字上最容易發見。所以也可以斷定這些通假之字中，必有有規則的條理可尋，而非凌亂無次。清朝訓詁進步，至以能言某部與某部通轉，某部與某部最近，古音某與某相近，某與某係一語之轉為止境，但是還沒有對於所謂古音相近的字做系統的研究，指出其所以通假係出于某種方音的關係。

自然上古方音的研究，並非十分容易。但是春秋三傳方音的研究比較簡便，因為不同而便于比較的異文字數多，約三百二十條，而這三百二十條中的異文，關係人名地名的居十分之九。人名地名的異文，不但明白同指一義，而且更容易顯出三傳作者就音改字的痕跡，在通常文中所不易顯出的方音性質至此畢露。如莊元年左氏說『夏單伯送王姬』公羊作『逆王姬』，昭四年左氏『春王正月大雨雹』公羊作『大雨雪』，這種的異文自然無補于方音的攷證。但是地名異文如隱八年左氏『盟于浮來』公羊作『包來』，自然是便于比較方音的好材料。這二百餘條中也有許多不能做方音考證材料，如一部分出于字形的譌（如成十五年，『宋世子成』，公羊作『世子成』，襄元年『次于郟』公羊作『次于合』趙坦春秋異文箋按『郟或古省作曾，曾合篆文相近，遂偽爲合』），一部分語音無別（如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郟』公羊『郟』作『成』），一部分關於字數的增刪（如『郟』與『郟婁』，『雒』與『伊雒』，『貫』與『貫澤』公羊每多一字）一部分異文無語音轉變關係的（莊三年，『公次于滑』公羊作『公次于郎』桓十七年『戰于奚』公羊作『戰于郎』，趙坦引韻冊之『同部，謂『七之韻字既得轉入陽七韻，則齊韻之通陽亦其類也。』于語音變轉之條理範圍疏漫至此）。除去這些例外，尚有一百餘條關於語音變轉的材料，而其中以聲母的變轉的爲最多居八十餘

(14)

條，關於韻母的不同三十餘條，聲韻皆同而聲調不同的（入聲變去聲的作韻母區別論）七條。

在這三傳的比較中，我們發見公羊與左氏的不同最多，在二百餘條中我們所能找到公羊左氏相同與穀梁異的十九條（若全部計算也不過四十餘條）。左氏公羊的不同，為三傳異文中最顯而易見的事實。穀梁非同左氏，就是同公羊，（在通共四十餘中）又多半屬依附性質（如昭五年『敗莒師于濇泉』，公羊作『蚡泉』穀梁作『賁泉』實依附公羊，昭元年『會于鏡』公羊作『漈』穀梁作『郭』字異而實同）或非有重要區別（如襄二十年『衛侯之弟鱄』左氏公羊同，而穀梁作『專』）稍有意義的異點寥寥少數而已，（如隱四年『氏公羊作『州吁』，穀梁作『祝吁』，宣十一年，公羊左氏『盟于辰陵』，穀梁作『夷陵』）。在這與二傳相同中，又以三分之二同左氏。三分之一同公羊，所以在比較研究上，當以左氏與公羊的異同為主，再對於穀梁異同的性質做一番研究。

我們不必預斷定這三傳所代表的是某國方音，自然我們知道關於公羊有普通稱為齊言的傳說（根據史記及漢書）而且這些傳說是今文家所相信的，因為自齊人公羊高傳授至漢初齊人胡毋生著之竹帛，在西漢立學官，有博士專治其學，即使公羊非出之齊人姓公羊名高的，

也至少出于漢初信而有徵的齊人胡毋生在他家鄉所教授。所以我們對於公羊齊言的傳說可謂比較有把握。而對於左氏，我們依珂氏所考似乎也可大略知道他不是魯國方音。但是這些只能做我們的背景，不可做我們導線，只許做我們的暗示，不許成爲我們的成見。我們只能就所要攷證語音的材料上分別整理，然後再推定各書所代表的是何地方音。

所以我們的方法是，先尋出三傳方音的特點，及其互相通轉的公例，再用別種證據勘定這些方音所屬各自的區域。

四 公羊左氏聲壯清濁的轉變

在這百餘條作者認爲足爲方音轉變的材料，以上所言三十餘條關於韻母的轉變，作者認爲每韻下的例過于少數，不足據爲有系統的推測。因爲我們決不能憑少數的例，下什麼概括的評判。因爲用漢字材料，與考證有字母的文字不同。例如僖元年「遷于夷陵」，公羊作「陳陵」，我們不能憑這一點「陳」「夷」的異文下什麼斷語，因爲我們無從知道當日「陳陵」地名之讀音，是左氏用「夷」字代表「陳」音，還是公羊用「陳」字代表「夷」音，還是「陳」「夷」二字古音全同，還是果然公羊左氏的用陳夷是代表各自不同的讀法。直到我

(16)

們多找到幾條的例，昭十年十一年，三十一年三次公羊『隱』字，左氏作『意』字，又哀六年公羊『寅』字，左氏也作『夷』字，又宣十一年公羊辰字，右氏同而穀梁作『夷』字，我們才對於『陳』『夷』互轉的例，稍有把握。

但于聲母，變不然了，因為我們有很多的例，可以看見全類聲母整齊規則的轉變。而且所有關於聲母轉變的異文，都可以歸入幾條公式粗略的說法，我們可以看見以下的系統。

許多公羊的清母變為左氏的濁母。但是公羊的濁母仍舊是左氏的濁母，公濁左清的是絕無僅有的例外，而且都有『特別情形的』。

公羊 左氏

伯(清)帛(濁) 隱二年『紀子帛』

邴(清)防(濁) 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

包(清)浮(濁) 隱八年『盟于浮來』

潛(清)蚡(濁) 昭五年『敗莒師于蚡泉』

頗(清)罷(濁) 襄三十年『遠罷來朝』

光(清)黃(濁) 襄二十年『陳侯之弟黃』

霞(清)瑕(濁)

哀六年『春城邪瑕』

洮(清)桃(濁)

宣十八年『伐我北鄙園桃』

接(清)捷(濁)

僖三十二年『鄭伯捷』

接(清)捷(濁)

文十四年『納捷菑于邪』

將(清)虜(濁)

成三年『伐虜咎如』

州(清)犛(濁)

成十一年『卻犛來聘』(多次)

軫(清)脈(濁)

成十七年『卒于狸脈』

酌(清)弱(濁)

昭元年『齊國弱』

昭(清)邕(濁)

昭十五年『蔡朝吳出奔鄭』

招(清)茗(濁)

成十六年『舍之于茗邱』

輸(清)讎(濁)

隱六年『來渝平』(非地名)

詩(清)邾(濁)

襄十三年『夏取邾』釋文邾首詩，此等處釋文不足為憑，說見後。

舍(清)茶(濁)

哀六年『弒君茶』

『邾』顯係從寺聲，而寺字係邪韻切母，或者左氏讀如『寺』音。

左傳真偽與上古方音(上)

(18)

舍(清)媾(濁) 昭六年『叔孫媾如齊』，又昭廿四年『媾至自晉』。
但是公羊濁母，左氏仍是濁母。例如：

公羊 左氏

(閉母)蒲(濁)亳(濁) 哀四年『亳社災』

彭(濁)魴(濁) 成十八年『士魴來乞師』

(流母)牟(濁)無(濁) 宣十五年『會於無婁』(流母通常本無清聲)

微(濁)郟(濁) 莊二十八年『冬築郟』

(通母)石(濁)齊(濁) 昭之年『衛齊惡』

詞(濁)治(濁) 莊八年『甲午治兵』(非私名)

公濁左清的例全書共七條。這自然是極少數，而且除一條式屬字形之譌，又是古音家同讀者外，餘盡屬閉母，是關於我們以下所要討論的格林姆公例範圍，而沒有一條屬於通母如 s z 之類。此六條閉母中二條屬澄定母(d')四條屬羣匣母(g')。(依珂氏說古無羣匣之分，同讀 g'，到隋時在齶化音前入羣母不變，在非齶化音前入匣母，讀爲 g 之摩擦音，因印刷關係，姑寫作 gh。珂氏理由，作者認爲充足)。我們姑先列表於左，以便參證。

公羊
左氏

(dz') 慈(濁) 茲(清)

僖四年『公孫茲』又僖廿三年『宋公茲父卒』(趙坦按：『慈古
| 或者作茲，公羊不省，故作慈』並引地理志下上郡龜茲，應邵曰
音邱慈。服虔也說『龜茲音邱慈』，師古也說『茲音慈』。見異
文箋卷五)

(d') 童(濁) 鐘(清)

桓十一年『會宋公於夫鐘』
(鐘廣韻職容切，照母，即前齶的 ζ 音上古為前齶的 t 與童之 d'
相對，說見分析字典導言，頁廿五。)

(d') 輒(濁) 紮(清)

昭二十年『衛侯之兄紮』

(g') 圈(濁) 糜(清)

文十一年『楚子伐糜』

(以下匣母隋音 gh 古音 g)

(g') 獐(濁) 皋(清)

宣元年『弑其君夷皋』(釋文獐作戶刀古刀，二切，所以獐可讀
清音，但是這是釋文從異文改音，不足為憑。)

(g') 浩(濁) 皋(清)

定四年『盟於皋鼬』，公羊作『浩油』

左傳真偽與上古方音(上)

(20)

(g') 瑕(濁)葭(清) 定十三年『次於垂葭』

這些閉母的幾條例外，依格林姆公例解釋。都是規則自然的。此外非純粹閉母的字，除去一條『慈茲』清朝經音家讀相同者以外，沒有一條公羊濁左氏清的例。

倘是我們再就清濁之間，加以詳細區別，我們可以得着幾條公羊左氏方音通轉的公式。

我們暫不談閉母，如見端幫等母，因為這些另屬一系統，當於下文另作詳細的討論。

1. 公羊精母左氏從母 (ts—(tʰ))

接：筵 將：磨

2. 公羊心母左氏喻母 (隋音s—y 古音s—n)

輸：渝

3. 公羊照母左氏禪日澄母 (以v代表前齶音，即舌上黏齶音：隋音tsy—zy, nzy, dy, 古

音ty—dy, l, d')。按陳蘭甫切韻考及珂氏中國音韻研究以廣韻切語上字考切韻發見

照穿牀審喻各有一類，後為字母家所併，故知唐初照穿等母尚有一部字讀為tsy, tsy,

等音後入ch, ch, 等音。此音出於古之ty, 在知澈澄未齶化之前。

州：響 軫：脈 酌：弱 昭：朝 招：茗

4. 公羊審母左氏亦禪日澄母 (隋音 $sy-zy, hzy, dy'$, 古音 $sy-dy', l, d'$)

按審之與禪日澄母通轉，據分析字典導言，為諧聲字中所罕見，現見於左氏公羊通轉例中，似古音禪日澄母未盡一致，或一部已讀如隋音。

舍：茶 舍：媯 詩：邾

5. 公羊邪禪從母左氏澄母 (隋音 $z, zy, dz'-dy'$, 古音 $dz, dy, dz'-d'$)

按此條係濁母與濁母的轉變。

蛇：池 桓十二年『盟於曲池』公羊作『毆蛇』

詞：治 莊八年『甲午治兵』

痊：輒 昭二十一年『叔輒卒』

在以上五條所舉的例中，除（第二）淪：淪一項以外穀梁沒有一條不是與左氏同例。

五 公羊左氏唇音輕重的轉變。

我們再就輕(f)重(b)唇的分別考公羊左氏的地名人名，又可以發見一條極簡單的例，就是在輕重唇音不同的異文中，公羊用重唇音字，左氏用輕唇音字，但是沒有公羊輕唇音字

左傳真偽與上古方音(上)

(22)

左氏重唇音字的例。(以下依今音注bf)

公羊 左氏

包(p)浮(v) 隱八年『盟於浮來』公羊『包來』

寶(p)俘(f) 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趙坦案：『俘乃保字之譌，保古與寶

通』，但是釋文解做俘囚。按此條不是私名，依上條例，我們似可斷定是方音的轉變，而非出於字形之譌。

邴(p)防(v) 隱九年『公會齊侯於防』

邴(p)昉(v?) 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昉』按昉釋文昉必彭反，應作p。唐韻正三

十八梗『邴』案『古字從丙從方多通用』證據鑿鑿。此因古無輕唇音。詳說見下。

漬(p)蚡(v) 昭五年『敗莒師於蚡泉』

彭(p)魴(v) 成十八年『士魴來乞師』

這種規則的轉變，自然要使我們推想左氏或有輕唇音。但是我們要記得兩樣：一，公羊也有
一二重唇音字，左氏未作輕唇音字，(如公羊『伯』，左氏『帛』見上，公羊『頗』，左氏

『罷』)所以這轉變之間，必含有別種條件。第二，錢氏說『古無輕唇音』這豈不是與左氏輕唇音的假定抵觸嗎？所以我們須先明白輕唇音所由來及其由重唇音轉變的條件。

錢氏說『古無輕唇音』，那末，今之輕唇音何自而來呢？錢氏對此未嘗考證。十駕齋養新錄說六朝時人尚無輕唇音。(勃艷條錢氏說輕唇是『齊梁以後之音』；方謗條說是『六朝以後轉重唇爲輕唇』，明三國時無輕唇；封芝璠條說『東京(即東漢)尚無輕唇音』)。我們知道唐初舍利三十字母只有幫滂並明，並未分出非敷奉微，似乎輕唇音明白是在唐初以後唐末以前所演化。不但如此，切韻非敷奉三母字，切語上字仍多用幫滂並三母字，以致在唐末用廣韻的人屢有切語不合，稱爲『類隔』的話，是古非敷奉母字果讀與幫滂並相近。但是有一樣我們要注意的：在切韻廣韻幫滂並明並非只有一讀法。據陳蘭甫所考，此四母各有二類，不相蒙混，所以我們可以假定幫滂並明母中早有兩類分別不同的讀法。一類字是有變輕唇音的可能，一類是沒有的，例如幫韻切語：

(一)邊布補伯百北博巴，所切的字是絕不曾變入輕唇

(二)方卑并封分府甫鄙必彼兵筆陂界所切一類字是常變輕唇音。

後來(唐末)此第二類中的字在u音前一律變爲輕唇，入『非』母，而在ing之前者(即卑，

(24)

并，鄙，必，彼，兵，筆，跛，畀九字，）所切變與第一類同，而與第一類合併爲幫母，但是在隋及唐初是與第一類絕對不通的。我們可以假定這條例：

I	p	->	p	-
II	{	pf i	->	pi
		pf u	->	f u

（Pf讀如今德文音，同時發出）。我們現在明白所謂古非輕唇音字，實包括這兩種不同的音。在上古時代二類的確可以互相通假。輕唇音的所從來是由於第二類音受後邊u音的彩響，因u音『合口』（實是圓唇）唇勢稍縮而伸。所以唇齒間容易接觸，容易形成f音，而阻碍p音（兩唇相合）應有的唇勢。我們明白左氏所用字，依今音讀出，有時是輕唇音而有時不是，就是因爲這u音的存在與否所致。

所以這輕重唇音相對 在未演成輕唇音時期的左氏，實只是一種表面上聲母的區別，而屬於韻母中有無n音的問題。左氏公羊閉母轉變的通例，才是二傳聲母轉變的重要問題。

六 公羊左氏聲位輪轉公例（格林姆公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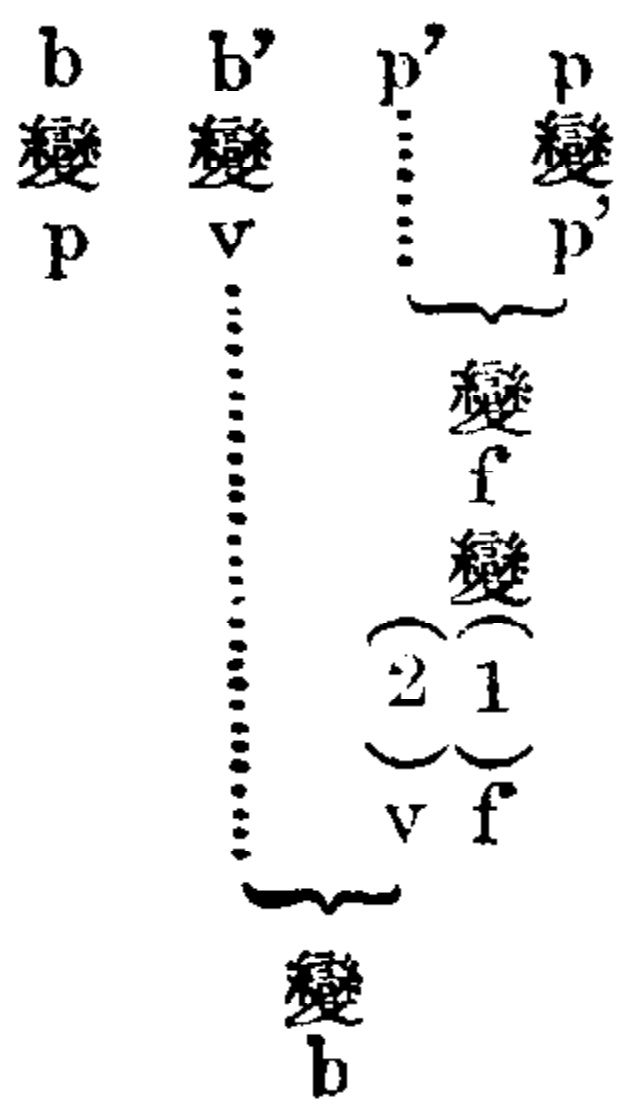
公羊左氏於閉母（見溪羣，端透定，幫滂並等母）的轉變，也是很規則而有條理，但是在不諳音理變化的人看來，彷彿以無條理，上邊我們已經說過，除閉母以外，公羊清母，左氏濁母是無例外無反例的。但是在閉母中，我們却看見不但有公清左濁的例，而且也有公濁左清的例，（如公光左黃而同時公浩左舉。）其實這並不能算爲例外或是破例，因爲如果再加詳細的研究，我們要發見其轉清轉濁之間自有他的系統。因爲語言之轉變自然不限於清濁二事而已，還有送氣不送氣等等的分別。在西洋語言史上，所謂第一第二日耳曼語之聲母轉變（*Iauhvorschiebung: sound shift*）（亦稱爲 *Grimm's Law* 格林姆公例），及他語言史上（如 *Armenian*）這些聲母的輪旋轉變，不但是歷史上的事實，而且已經經過學者極詳細的考證。我們幸有這些西洋語言史上的先例及西洋學者的發明，使我們研究這問題加倍容易順手。

『格林姆公例』是格林姆所發明，（實 *Rask* 發明在先）在於他是極簡單的一種公式，包括第一第二次的聲變。關於第一次格氏列以下的公式：

左傳真偽與上古方音（上）

(希臘)	p	—	b			(代表印歐古語)
(哥忒)	f	—	p			(代表日耳曼話)
	p	—	b			
	b	—	f			
	th	—	t			
	t	—	d			
	d	—	th			
	h	—	k			
	k	—	g			
	g	—	ch			

這就是說印歐語中的 p 在日耳曼語變為 f，印 b 變為日 p，而印 f 又變為日 b，成爲一種循環週而復始的變化 (Kreislauf)，所以或清變濁，或濁變清，都有規則。但是格林姆公例非如此簡單，而格氏所立的公式，也有遺漏誤謬，及例外。直到以後別的語言學家如 *Rammner*, *Grassmann*, *Verner* 等人把這聲變的詳細程序條例考查出來，並將例外作滿意的解釋，精細的公例才得成立。倘是我們用最簡單的格式表示這一套聲變使得以下的例（用 p 類並代表 f k 二類；此表不分各步轉變的先後）



我們如果再做更概括簡略的說明，可以說在這種聲變的語言，最清變爲次清（送氣），次清連同次濁變爲摩擦音，而濁母又變爲最清。

在左氏公羊異文中，我們可以看見左氏方音也有這種相類的聲變，大體上與格林姆公例相符。大概

公羊 p 左氏 p' (又變摩擦音 f?)

公羊 p' 左氏 b'

公羊 b' 左氏 p (及 b')

這不是凌亂無次，或純出偶然的，因為

公羊的清聲 p，等于左氏的次清 p'，

但是左氏的清聲 p，等于公羊的次濁 b' (不是次清 p)。

公羊的次清 p'，等于左氏的次濁 b'，

但是左氏的次清 p'，等于公羊的清聲 p (不是次濁 b')

公羊的次濁 b'，等于左氏的清聲 p (及次濁)

但是左氏的次濁 b'，等于公羊的次清 p' (不是清聲 p)

(27)

這顯可其變易中自有條理系統，不得任意互換，否則公羊 p 既可通左氏 p'，何以左氏 p 不可同類的通公羊的 p'？加上我們有他種語言聲變先例的相類事實，更可使我們推想這是上

左傳真偽與上古方音(上)

(28)

古方音中一種類似格林姆聲變的現象。

我們先將這些聲變的例縷列于左，再推論此中所包括的變易的公式。（以下我們用幫₂

滂₂並₂代表與非敷奉同上切語之字，而用知₂代表照第二類字古音讀ty）

甲 公羊清音(p、t、k)

公羊左氏

寶(幫) (俘(滂₂))

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包(幫) (浮(並₂))

隱八年「盟于浮來」

邴(幫₂) (防(並₂))

隱九年「會齊侯于防」

邴(幫₂) (紡(幫) (並₂?)

隱八年「使死來歸紡」

伯(幫) (帛(並))

隱二年「紀子帛」

滂(見) (號(溪))

昭元年「會于號」釋文滂音郭，又音號，號又音瓜百反，

依異文改音不足為憑。

堅(見) (牽(溪))

定十四年「會……于牽」

光(見) (黃(匣))

襄二十年「陳候之弟黃」

葭(見) (匣) 匣 哀六年『春城邾葭』

乙 公羊次濁 (p' t' k')

頗(滂) (罷) 並 襄三十年『蕞能來朝』

瀆(滂) (蚡) 並² 昭五年『敗莒師于蚡泉』

洮(透) (桃) 定 襄十七年『伐北部圍桃』

髡(溪) (頽) 影 文元年『弑其君頽』

頃(溪) (敬) 見 宣八年『小君敬嬴』公羊作『頃熊』按此條與公羊抵觸。

丙 公羊次濁 (b' d' g')

蒲(並) (毫) 並 哀四年『毫社災』

彭(並) (魴) 並² 成十八年『士魴來乞師』

輒(證) (紮) 知 昭二十年『衛侯之兄紮』

童(定) (鐘) 知² 桓十一年『會宋公子夫鐘』

圉(羣) (麋) 見 文十一年『楚子伐麋』

以下匣母，古音同羣同母

左傳真偽與上古方音(上)

(30)

若就各聲變分類，我使得以下的結果：

(甲類)

p : p' 2 寶 : 俘

p : b' 2 伯 : 帛 包 : 浮 邴 : 紡 邴 : 防

t (無例) 但有 ty : d' 例 昭 : 朝 招 : 茗 (見上第四節)

k : k' 漕 : 號 堅 : 牽

k : g' 光 : 黃 葭 : 瑕

(乙類)

p' : b' 頗 : 罷

p' : b' 2 潰 : 蚡

t' : d' 洮 : 桃

k' : w 髡 : 頽 (影母與喻母不同，古音非 d g z 母，但在合口字當作 w)

k' : k 頃 : 敬 此條與公例不符。

(丙類)

b' : b' 蒲 : 毫

b' : b' 2 彭 : 魴

按 b' : p 例缺

d' : t 輒 : 塾

童 : 鐘 (ty)

g' : k 圈 : 麋

犴 : 臯 浩 : 臯

在以上各條聲變中，有幾樣應注意(1)甲類左氏獨有次清(p'等)母，為他類所無，與格林姆公例所言異常吻合，且其字多幫²並²母，後成摩擦音(f v)又適與格林姆公例相符。倘是我們依日耳曼聲變的先例推測，閉音由閉通音(閉音加摩擦于後affricates)而變入通音(摩擦)當得以下的例：

p 變 pf (在語中末再變 f)

t 變 ts (在語中語末再變 s)

k 變 kx (在語中語末再變 h) x 係後顎的 h

所以公羊左氏 p 入 p', pf, 及 k 入 k' 都是與格林姆公例大旨相同。(2)乙類全類規則，惟有頃

左傳真偽與上古方音(上)

(32)

敬一條與公例抵觸，在漢文中似不足奇。(3)左氏于三類都有濁母，如甲丙兩類不應有濁母之處，居然也有。這自然很合于上文第四節所言的例（公清左濁）但是表面上似破壞格林姆公例。這可有種種解釋，而最合理的似乎是于變 p, p' 之後，又復變 b'。所以如甲類 p : p' 是合式的，p : b' 是不合的，但是這其中有 p 變 p' 再與乙類的 p' 一同變 b' 的可能（格林姆公例也如此，見上文）。丙類的左氏的 b' 也可有同樣的解釋。

總觀以上所列事實，我們不能不承認公羊左氏閉世異同中有這樣的程式：

(公)(左)

p 變 p' (1) p' 2 ... (後來在 u 前變 f')

(2) b' 2

p' 變 b' 及 b' 2 ...

(後來在 u 前變 v)

b' 變 p 變 b' 及 b' 2 ... (後來在 u 前變 v)

t, k 的例相同，但是 ty (知 2) 的字變 tsy 再變 ch。

依此條聲變公例，我們至少已經證明一事，就是公羊聲母比左氏聲母較古，這是一切凡

有同類聲變的語言史所指示我們的事實。而且定四年左傳『盟于臯鼬』公羊『盟于浩油』公

羊古義說『古讀臯爲浩，鼬爲油』更是公羊音近古之證。

在此地我們要聲明的就是公羊左氏傳文有許多閉母相同，或見或不見于所謂『異文』的。這些相同的例，我們自然不計在內。異音異文是二傳改字就音之處，是我們所應注意；同音異文或同文，是文字未能表現讀音之異處，並不一定是讀音相同的憑據。漢字本非拼音字母比，移字就音，不是像拼音文字的容易。所以我們僥倖在二傳的異文中能找到比較有系統的變化，已是出乎我們『意表之外』。像『頃：敬』這種例外，不足爲奇，所奇者，是我們不會有較多的例外。

(附)釋文依異文改音不足爲據說。陸氏經典釋文常于異文字下註一字二音，一爲本字之音，一爲其異文之音，這顯然是依異文改音的，自然不足憑準爲該字本來的方音。在我們相信異文代表方音的人，要據異文考方音的，自然不能依釋文爲據，否則，異文多半音同，無方音可考。現在姑舉幾條例，以證釋文之不足爲憑。

哀六年·公葭左瑕。釋文葭音加又音遐

文七年，公胸左句。釋文二字同其俱反，師古句音劬。

左傳疏偽與上古方音(上)

襄廿七年公轉穀專。釋文縛市轉反，又音專。

昭十年，公整左愁。釋文熬魚覲反又讀爲整。

襄三十年公頗左罷。釋文頗音皮。同罷。又音彼，一音普何反。

宣二年，公獯左臯。釋文獯戶刀反又古刀反（同臯）

文元年，公髡左頽。釋文頽憂倫反又邱倫反（同髡）

這是釋文注經音常有的例，也是研究古音的人所應注意，否則誤釋文依異文改讀的音爲上古

正讀。

（上篇完）

漫 話

心 感

雨

又是雨，一連下了幾天的霖雨，而且本來在此月中差不多半天晴半天雨，或終夜的雨而於早上略晴而已。特別在這幾天來，每在下午淋漓地傾注而下，遍街路上都是雨水，汎濫地流着。我這幾天正因為有事情，天天外出，踏雨而歸，頗有一種的興趣。

本來我在漫話中已經談了不少的雨。第一篇，就是「雨天」。但是我現在却因為這幾天的雨下得很痛快，感到有特別的意興，故而把這幾天的雨一寫。而且，我想把漫話對於自然的美的敘述暫為停止，轉而談到文藝方面去，所以就以「雨」做個小結束吧！

(35)

這一個月中的雨量真是太多了。本來我們這裡下雨最多的是在春季，陰曆的元二月。差不多是常常下雨，有時略晴而天空還是暗淡的，我們稱它為「四十九日烏」。但是，這時的春雨却是細雨 絲廷而下。那樣的雨天，因為下得不痛快，稍為給人不滿之感，雖然景色也許是美好的。但是平時，在陰曆的四五月，雨却不常下。清明日的雨常是紛紛的細雨，以後

(36)

的雨就不大下了。今年的四月却特別的多雨，簡直像南洋的雨季，而且有時竟是霖雨，下得非常地痛快。

雨於我有非常的愛好。不曉得爲甚麼緣故，我總覺得喜歡雨天的風景，似乎於我的性靈上有某種的同情。當着下雨時，一切於我都是好的，特別是它的聲調。假使我不外出，坐聽着——或是臥聽着——風聲和雨聲打擊着房屋和樹木，彷彿有一種音樂的節奏和聲調。這聲調是特別地侵襲而繼續地打擊我的心，引起某種的情緒。這情形不一定是憂愁悽戚的，而有時是愉快的活潑的興奮的。

常雨在下的時候，空氣是那末清新，使人的精神非常爽快，腦力覺得活潑明朗起來。雨點複雜地連續地擊着屋頂而構成特種的聲調，是那麼繁密而刺激地侵入你心靈的深處，使你的情緒達到與常時不同的意境。如其你憶想及悲哀的事情，它會使你更真切地悲慟，眼淚也較爲易於迸瀉，恍同雨點的飄滴。或是你在歡樂，它更使你滿心稱意地愉悅，甚至於舞蹈跳躍。然而，大雨，暴雨，霖雨，春雨，細雨，梅雨，還有「晴雨」——有時太陽非常地明亮，而細雨仍可飄滴，我叫它爲「晴雨」——如有不同的聲調或意境，給人以不同的感覺和情緒。

大雨的時候，最宜於聚些朋友們縱談狂笑。它的聲浪非常地混雜，雨聲和語聲笑聲合在

(37)

一起，使你聽不真切，聽官覺到模糊零亂混雜而較爲騷擾的意態。或是和友人着棋煎茶，那是另一種的趣味，在鬧中求安靜。我不能奕，却頗想奕玩玩；而於象棋的嗜好幾乎成癖。這一二月來常把閒的時間消遣在下象棋，因爲太無聊了，想把些聰明糜費一點。至於煎茶，那是最有意思的玩法，如其你曉得自己煎泡武夷的佳茗。茶葉要好的，武夷「小種」或「名色」，水以雨水爲最佳，而茶壺以小的，各項都弄到房裏，隨時泡喝爲特別有意味，而好茶也不至於躑躅，特別甘潤鮮芳。不管是怎樣的雨，能得和一二知己煎茶清談，可說是非常的雅趣。

但是，我最喜歡的還是乘着雨時外出遊賞。一切的風景當雨時都增加它們的美麗。無論是春雨，細雨，或霖雨，我幾乎一定跑出去踏看一回，雖然道路十分的泥濘。我尤其喜歡能夠和農人們一樣地，披着棕簑，戴着竹笠，穿着木屐——跣足更妙——而遊賞於山溪田園之間。這確有特別的美趣在，較之晴時的遊玩風景爲佳妙。如其你住的是樓上，或是到甚麼閣上眺望，雖說是一樣可以賞玩雨景，領受美麗秀潤的風光；但是總不如這樣跑出去自身加入在風景裏，親受天然的沃澤，爲有特別的風趣。當那雨絲斜吹地噴射你的臉面和肌體時，彷彿有另種的美感——不僅是清涼——傳達到你的心上，而使感到異樣的美。而映在你的視覺

(38)

的，有溪山田花村舍樹木等等的煙景，美麗得較平時為倍蓰。這樣的境地是另一世界，近乎理想的美，而你就是那風景中的一份子，那仙境中的仙人。在那里，你的心完全和「美」一融合，精神生活於美的裏面。你將不能想及何事，祇能遊目聘懷？神遊於自然的美。

雨時，還有許多的天籟使你感到興趣。風聲雨聲之外，還有鳥聲，蛩聲，蛙聲，蚓聲，如其你不住在都市而到田野之間去。鳥聲有好多不同的聲調，而雨時雜在一切聲音之中為最動聽悅耳。蛙聲蛩聲如鼓樂的和風雨聲唱奏。天籟於我的愛好似乎較音樂為甚。固然好的音樂是值得聽賞不厭的，但須有好的；而天籟不管是怎樣的零亂複雜，却儘能給我以一種的美覺。

我對於雨時的風景，在漫話中談山水的地方都描寫過了。它怎樣的增加山水的秀美，現在可以無須再為敘述，祇以我這幾天的興趣來做個結束。

因為我的愛好雨景，而又適逢有事，故而天天出門，每晚踏雨而歸。天氣本來已經熱了，因為多雨而略為清涼，頗為適宜於人的身體。這幾天常是早晨晴着而到午纔下雨。我在友人處商量些事情之後，因為雨而留着，常是煎茶清談。友人是一個最講究泡好茶的，他有幾個泡小種的小茶壺，茶盃也有幾副（我雖有一副很好的而不善於泡茶，還得常學）。好的

茶香味是很清細幽逸的，入口非常甘潤。到喉裏有一種的美覺而使口喉生津。茶的香味有兩樣：一種是花的香氣，一種是茶自身的香味。好的茶葉自身的香很幽細，彷彿蘭蕙，無須乎花香的攪入。它一到你的面前就有細香沁入鼻觀，而嚥下去之後，喉裏舌底都有一種香韻留著，那就是茶的真正的優劣的所在。好的茶，香韻可以保留半點鐘以上，雖然茶是不够一口的那末少。這樣，在斜風細雨中，同知己烹茶談閒天。從窗間眺望雨景，觀察花草樹木的色澤，看着簷水的點滴，是有一種清閒的幽趣。有時我到另一朋友處着象棋，一樣地有趣，到旁晚才歸。

旁晚的時候，在雨中散步而後歸來，路上有不少的美景。尤以溪邊為佳勝。溪的美（我已經常常談過）因為雨而增加秀美，真是可使人「留連忘返」。昨天下午因為略晴，我帶小孩們到中山橋上看晚晴的斜陽風景和溪流的漲。西邊的斜陽和暗淡的雲霞有一種的奇處；東邊的天空是很輕的綠色——不輕藍——和兩三朵的白雲有玫瑰的邊的；使我們留戀，到晚才歸。然而，雨中獨自一人散玩賞溪景，聽着雨點打着布傘的聲韻，而有時雨絲斜沃手和面，另有一種的美感。前晚，正當大雨時，天已快黑了，我脫下長衣，急步走回，遍街上汎流着雨水，我不管鞋襪的濕，逕自踏着回來，褲子也幾乎全濕了。然而，這正是我感到趣味

(40)

的所在：在大雨中行走，使肌體和天然的雨澤接觸，而心靈爲風景和雨時一切的聲調所陶醉——這不是很美，很值得讓它澆濕嗎？

我們還是及時相愛吧

康嗣羣

姑娘！姑娘！

你爲什麼這般苦悶，

這般煩惱？

是什麼把你纏繞，

使你這般沉消？

莫不是金錢，名譽，禮教？

姑娘！你又何必如此，

如此的煩惱。

你該快活一點——露出一絲的微笑

不要儘在那昏睡中，

把你的青春拋掉。

我們還是及時相愛吧

姑娘！看開點罷。

我們還是反對相愛。

現在青春還在我們的胸中燃燒，

我們該盡情的接吻，盡情的擁抱，

便在那擁抱中度過我們的春霄。

不要等到那時——

你是紅顏已老，

我也是白髮蕭蕭，

却再來埋怨這時爲什麼不盡情的擁抱。

那時一切都晚了——晚——！

姑娘！我們沒有未來，

只有度着這可以享樂的現在，

只有追念那已往的情懷。

我們有的——還見及時相愛。

姑娘 不該再煩惱。

來！我們再作一次甜蜜的擁抱。

一切便都在這擁抱中毀滅了！

一九二八，五，廿。于上海之夜。

我們還是及時相愛吧

櫻花集

衣萍著
每冊實價六角

櫻花？櫻花？諸君看見過櫻花沒有？

衣萍先生說：「我愛櫻花，因為她不及桃花之艷。而有桃花之麗；沒有梅花之香，而有梅花之清。」

看見過桃花的，看見過梅花的，請來看衣萍先生的……

櫻花集。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口 北新書局發行

通信

答S E先生

余 曜

S E先生：

山路閉塞，語絲第四卷第十九期隔了一個月纔接到，因此，看到你給各縣的信也遲了。我看完了你那封信，覺得有代表敝縣答覆一下的必要；雖然敝縣不曾召集縣民會議推我做代表。

你總會想到國民政府底下最太平的一省，那省裏出過王陽明黃梨洲的一縣，那個縣就是敝縣了。

敝縣不是貴縣，一切一切，當然不和貴縣相同；但是敝縣和貴縣終究「莫非王土」，相差實在有限。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大同小異」罷了。

(51)

聽說前朝皇帝，爲要表彰文獻，曾經「欽准」了文獻最盛的縣分，在公署門口，得豎立「文獻名邦」四個大字的匾額；而中國那麼多的縣分，卻只有四區區，敝縣榮幸，也有一方

(52)

分兒，就是這一點。是敝縣吃墨水過的——無論今昔——所引以自豪的；甚至把「文獻」兩個字，當做「文明」講，往往對外縣人面前要吹一會兒牛皮。其實呢，已經過了一年又半的訓政時期，不論物質方面，精神方面，都和前清差不多；捏筆的不好亂做文章，有嘴巴的不好亂講話，也和前清差不多。

正當陳炯明軍隊駐紮東江一帶的時候，貴縣人對孫中山不過加以一副譏笑的面孔而已，我們敝縣的鄉紳，却曾在袁世凱想做皇帝時候，奉了知事老爺的命令，個個做「罵孫」的文章。當時我也拜讀過幾篇「錦心繡口」的結晶，是記不清楚了，只是罵孫中山是「江湖郎中」一句話，差不多每篇都有的，這倒也還記得。後來「與人為善」的同善社興了，於是吃過墨水的，靜坐哪，守關哪，開壇哪，初層二層……的上去。同善社似乎和「神」「佛」「仙」都可以合作的，於是許多宏敞幽靜的寺廟菴壇的壁上，都號着「同善社」三個大字了。在孫傳芳做五省聯軍總司令的時候，敝縣有一位姓「大肚」的教育會長，爲了侵吞五卅後援會的公款，被人告發。他一心想報仇，探得敵人那面，有個國民黨員在內；而那個國民黨員又辦有一種評論報，有不少衝撞孫聯帥的話，他就用了告赤的意思，在浙督盧香亭地方，告准了他「赤化」大罪，自然不用說，那個國民黨員，只好「逃之天天」了。那個國民

黨員走了，全縣的人心，爲之大快特快。因爲國民黨就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財神黨，財神黨就是搶犯黨，當時的肯定，確是這樣，當時的人心，確是大快特快了一下。「大肚」既然立下了這件「告赤」的大功，區區侵吞公款一件事，也沒有人提起了。舊年，國民軍果然來了，除「大肚」和不少的土豪劣紳銷聲匿跡以外，大家連忙做青天白日旗和中山裝，開縫機店的莊瑞榮，掙了一批大財；不到兩個月光景，有革命性的新黨員，要過五百名以上，豈不懿歟盛哉？！清黨了，大家又鬧「告共」，說不定，「大肚」要算「斲輪老手」了。這個逃命，那個滑腳，鬧了一天星斗，也就太平無事；只是五百多名黨員，倒少了十分之九。剩下的幾十位忠實同志，善體那蔣總司令維持後方的秩序的意旨，連忙把本來值不得什麼的民衆團體解散個精光。平平安安的過日子。所謂以「告赤」得名的「大肚」，接受了中央——以前告赤反共的，一概不罪，——的赦令，又在大突其肚了。你以爲貴縣的人心，已經盡了善變的能事了。要知道敵縣的，也可以「並駕齊驅」——「同日而語」呢。

話已多了，我再來談一位世襲騎都尉做個煞腳：

你記得你們貴省在六十年前，出了一個洪秀全，帶了「長毛」，把大清太平天下，鬧得天翻地覆一件事麼？總記得的。就在那個辰光，敵縣年成大荒，種田人幾乎沒有飯吃；而大

(54)

地主謝某史某……還想照額收租。有一個儒生兼小地主黃春生卻站在農民方面，創辦了十八局——局，彷彿現在的一個區農民協會——的農民團體，大做其抗租運動，支持了好幾年；到底被謝某自練的「黃頭軍」和英美的「常勝軍」的聯合戰綫所打敗，自己受千刀萬剮而死。後來謝某也被黃春生的兒子帶領的「長毛」所殺。謝某就爲了這件大功，得受世襲將都尉的榮典。子子孫孫，世襲罔替，自不容說，現在傳到他孫子身上，雖然換了朝代，這個榮典卻不會受些打擊，依然得在鄉間作威作福，享用他祖宗汗馬換來的代價；況且又加上一重省議員的崇銜，時常在督辦衙門進出，說不盡有多少威風。可笑一個不識世故的農工部長，偏偏要重翻老文章，把縣志裏久矣稱爲逆賊的黃春生要褒揚起來。因此，觸動了那位世襲騎都尉的怒。在清黨時候，一狀告准了，把一個區區農工部長弄得沒命的遠颺，幾乎要革掉性命。有了這條件的變動，真是依了老話：「窮則變，變則通」，正義伸了，人道張了，地方也太平了，這是差堪告慰關懷各縣的尊駕的。

一七，六，一〇。余躍於弄泉山下。